

贈閱

新疆历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七〇年七月

续

1. 战国前商人文化与其关系
(《考古学》第6卷12期) 丁山
2. 汉代以前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与域外交通的故事
(《禹贡半月刊》第34期) 顾颉刚
3. 汉代以前西域八百七十年地理知识之演变
(《禹贡半月刊》第37期) 顾颉刚
4.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
(《西域研究》第8期) 黄文弼
5. 汉西域行政制度沿革述略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1期) 于鹤年
6. 楼兰生蕃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西域研究》第11—13年) 黄文弼
7. 楼兰善国在罗布泊南说
(《禹贡半月刊》第4卷1期) 顾颉刚
8. 于阗国考
(《禹贡半月刊》第34期) 白瑞华
(白) 堀濑宽著 纪彬译
9.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史学季刊》一卷一期) 黄文弼
10. 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
(《禹贡半月刊》第38、39合期) 堀濑宽

11. 羅布泊水資源之研究

(《高原季刊》5卷2期) 黃文輝

12. 羅布泊考

(《新疆研究》10卷5期) 斯文森

初人所定：是下，一取「學」所以確定唐初人著自西域也。

此七行是紀日，是為七日週，此其說創自齊白來人。如楚
其近每傳「上帝造物，七日而齊畢」是也。然在我國，殷商之
世，似无七日週制。其時習慣「日」以為月，見于卜辭者，固
不鮮矣。即周易亦有「旬」之辭。如屯之初九云。「遇其配主，
幽自，无咎！往有尚。」卜自者，殷人遺法也。然亦有辭云，
「震來虩虩，恐或，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六二爻辭）
「妇或其茀，勿逐，七日得。」（巽六二爻辭）復「亨！无咎，
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復
卦辭。）

所謂「七日復」，固可謂「巧台希伯來人七日週也」，若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則非七日週義，不通其義。故鄭玄易注
云，「造戍之月，以陽剋陰；造亥之月，純陰用事，故子之月，
陰氣復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
而云七日來復」。以卦氣晷七由，沈氏出于孟喜，要少為周人
遺說。所謂六日七分？易緯是炎漢，「冬至日在坎，落秋日在
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此正之卦，卦主六之。冬至一
氣，黔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爰有十二月，三
百六十爻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題」。（注德祿易漢學卷一）
是兩漢所說與知恩易「七日來復」即希伯來人所謂七日週
也。

不。唯是。愈有當於「咸生魄」，「勞魄」，「味」，「即望」，仲冬紀曰名謂，兩漢師說，說滿不，遊王國維始「窮西山談話」而悟古通靈功一分为二，一曰初，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魄，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三統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即死魄，謂自二十三以後。晦也。（海鏡堂集林一生霸死霸考）

新成新歲君嘗饗此以爲一月之四分法也，乃以月分七日爲一分，而以紀日。即今西曆週法之原始形。」又謂「古來三三分法行于東方，四四分法則行于西方，致異文化各異其習。」（詳中國上古史第二章旬與週）周人通行月之四分法，分爲兩週七八日下注，此法周易「七日來復」之句辭。鄭人以十日爲旬，周人以二日爲週，此殷周民族文化之顯然不同處。假使七日週制爲周人本舊之紀日法，則周人文化，豈與西域人同一系統也。

（乙）以事紀年

文王周公之世，周人如何紀年，此經學一大遺。王國維嘗據周書及伏生大傳作周南國年表，謂南國之初，周人以武王受命年爲紀年，至周成王告成，始改稱成王元祀，中間凡歷十九年。
「文王受命七祀而崩，自八祀十三祀爲武王在位年代，十四祀以後爲成王在位年代。」且韋洪範「唯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爲証。（叩堂別集補遺）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考釋更韋洪範「佳十又九年，王在年」，証成王其說。余案，洪範成書時代，頗多疑議，不足以証周初紀年法。論周初紀年法材料，莫信于洛誥。洛誥之說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今王即命曰，祀果功，以功作元祀」。又曰，「傳策將祀，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皆記成王改元事也。而篇末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七年」也，明係周公攝政之七年，非文王受命之七年也。則王氏所改文王受命十四祀以後之紀年至于十九祀，絕非周初正統。最商周之「佳十又九年」。自不得指而成王大年，文王受命十九祀也。余改宋周鼎彝款辭，嘗疑周初紀年之法有三變，如：
細商銘，「佳明保殷成周年」。
中商銘，「佳王令南呂伐虎方之年」。

叔鼎銘，「佳公太保來伐反夷年」。

寧豐簋銘，「佳王來格成周年」。

臣矢盃銘，「佳王大弔于宗周，成年」。

此郭沫若氏所考，確為成王時物，皆以其紀年也。康繼以降，始漸趨以昭王在位年數紀年。如康王時所作，紀時王在位

大盂鼎銘，「佳王廿又三祀」。

小盂鼎銘，「佳王廿又五祀」。

年數于銘文之末，與卜辭所見殷人紀年之法相同，當為周人襲周初用殷制之始；殷人紀年于辭末，周人紀年于銘首，此係殷周文法習慣之不同也。昭穆以後，所見金文，如：

叔般銘，「佳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

趙曹鼎銘一，「佳七年十月，既生霸」。

趙曹鼎銘二，「佳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史頌鼎銘，「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師虎殷銘，「佳九年六月既望，甲戌」。

其著時王在位年數于銘首，則變殷制，從周初，則紀年法之三變也。而以事紀年著于銘文之首，應皆成王時物，當可確案本周人旧制。此种紀年法，春秋以後盛行于齊，如國姜叔孫之稱「國姜立事岁」，陳懿王銘之稱「陳立事岁」，以紀於者受命二年紀年，頗似治始之紀周公年。其然否，若非據周初文獻，當因海上交通發達，西南海外民族波里（譯音波里）波里代將穆象考直受海外民族紀年之影響。若周初之以事紀年，則其來至巴比倫較早。近來巴比倫古文字，其紀元前 2474—2358 年間，有 Bur-Sin 王，在位七年，其第一年 Enlil-nir 城，因緣元年為「平 Uruk」城年；第五六年為「Shawu」與 Hul-mur 兩城，因緣第五年為「Shawu」城年，其年為「Shawu」年」；其象或以軍事紀年，或以象紀年。

拉拔塞，米索不立，美里巴比倫等國之文化，絕未有紀以時王在位年數者，風氣所播，至于希臘時代猶存。則以時王在位年數紀年者，東方波斯及腓尼基人所特有；以軍事家紀年者，乃亞洲西部海濱民族雅利安人之旧俗。而上至成王時代滿鐵，如西中蘇等皆以軍事紀年，臣辰王以除事紀年，即以宗教紀年，吾人不能不信成王以前，周人以事紀年法，采自西域。（文武以前，無實物可征，故避言之。）此周人本有文化與西域人同一系統之一証也。

根據上述紀年法與紀年法，殷周民族間習慣之互然不同，至大可說周以前，周人文化以西域文化為主体。自周以後，始逐漸接受殷人文化，變其旧俗。故今日研究古代史者信天子所謂「周因于殷」，所據固可知也，則言周人本有文化，易失其真。僅今日王季文王以前有文字紀載之文物尚無地下發現之時，作者不敢斷定周民族是否為西域之一支？抑周人僻處西北，受西域文化影響深于東土？然文王公劉以前除大雅外，又無其他文字記載直接傳于今茲；而治稷文王固乃史系總，又在可疑，終不能不疑周之民族來方也。

尤有甚者，周易之中，頗多周朝國前之史料，其書之辭曰：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沚沚泣若，戚嗟若，吉。

此等紀載，可作兩種解。一謂有人為火焚死，棄之于野，故其家人涕泣戚嗟；另一解，即謂卜葬之時。火葬習慣，始於巴比倫人，漢而為波斯拜火教，盛行于印度。佛陀氏言「人葬者以部葬與死者遺任其葬之」。至阿蘭婆吠陀時代，火葬之外，又有投棄屍體二種。周易之「焚如，死如」，即謂「死如」之例，謂其人死矣，焚之棄之，棄來以若以投棄。

二法假定臨卦變而卜火葬之辭，則是人本明札教，與古代迦斯
印度尤近，周之民族，作者終不能不疑其來自西域也。

廿三年八月，一日記于南京。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

董书业

顾颉刚

在世界交通未大开的时代，一地的人，往往就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这在地球上的民族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所以印度人有印度的世界，日本人有日本的世界，希腊人有希腊的世界，罗马人有罗马的世界，欧洲中世纪人也有所谓中世纪的世界，直至最近几世纪来，欧洲人编著世界史的述征，才把远东一隅排除世界之外，可见这种狭隘的观念确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疾病。说起我们中国的疆界来，在地理上本来就是一面独立的区域：往西去有高山，往北去有大沙漠，往东南面去又是大海，四边的墙壁这样森严，足不使人不信在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很大的世界。

在春秋以前，中国内部割据都是独立的国家和部落。所谓华夏文明只限于现在的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的几省罢了；这个区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国，在这个区域以外的就是他们所称的夷方了，这夷方在那时的中国人观念里，已经是很远不必十分理会的地方了。

最古的人类在是把海看作世界的边陲的，所以有四海和四海内的名称。（在山海经四面都有海，这种现象实在是承袭上古人的理想。）尚书君奭篇说：

海隅之罔不率俾。（从郑康成）

立政篇也说：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这证明周人的周人把海边看作天边。淮南子说：

有土有财，海外有截。（卷八）

这证明了东方的商国（宋国）人也把四海外有熊山看作下世的盛业。左传载齐桓公去代楚国，楚王派人到他说：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冀君之涉吾地也。（僖四年）

齐国在山东，楚国在湖北和河南，已经连风马牛不相及的了。齐桓公所到的楚国境界还是在河南的中部，从山东北部到河南中部，已经有南海和北海之别了，那时的天下是何等的小？（孔子说东小而小，西小而小，这个天下确是春秋时人观念上的天下）

周朝人把宇宙看作是禹所平定的，所以这时有禹迹的名称，如云：

其克绍尔戎兵，以禹之迹。（书立政）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蹟）。（诗文王有王）

天命多辟，始都于禹之迹。（诗殷武）

王显朕祖，受天命，鼎宅禹之迹。（秦公鞅铭）

这禹迹是广被当时的天下的。他们又以为禹把天下分做九州区域，就是所谓九州。楚辞天问说：

伯禹脩觚，天何以变化？……洪泉极深，何以奠（填）之？

？地方九则，何以圻之？……九州安错？川谷何濬？

这是说禹把洪水填平了以后，在地上造成了九州，给后来的人居住。古金文上记着说：

虞。九唐（禹），……再受天命，……咸有九州，禹之迹。（齐侯钟铭）

这是说禹受了天命，便享有禹的九州，住在禹的地方。九州就指禹的天下。这九州又各禹有禹，禹有禹。楚辞天问：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玄皇）

湯降不遜，重啟曰降，……帝命式于九圍。（夏書）

武王（湯）敷祿，……九有有敷。（左傳）

漢周書裏秦書也說，禹當允乃禹帝，率于禹河，九隅有蓋曰（漢周書雖不甚可靠，但這段話似還保存着原始神話的意義）。這九隅與九有、九圍、九方（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央）的別稱，這九隅曰實在是個很廣泛的名稱。

自春秋這戰國後大國勢力開闢土地的結果，把中國越推越遠，把天下也越放越大，於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便換了個樣子。就在這時，有一種具體的八方制度的九州出來，記載這種理想制度的書籍比較可靠的要算春秋，我們且把他的話鈔出來看看。

兩河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征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海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有昭覽）

看了這段話，九州制度出來的背景很是顯明，可不待贅言而自喻了。越為揚州，燕為幽州，是字的聲轉；楚為荊州，是沿用舊名；秦為雍州，是因雍為秦都（晉公墓銘有曰改雍都曰的話，指襄公敗秦的事，曰雍都曰與曰雍州曰更是一音之轉）；齊為青州，是因齊在東方，東方色青，以青州名齊是五行說盛行後的玩意兒（五行說的起源地即在齊國）；這種州名決不是春秋以前所就有的。這個九州的疆域包括現在河南，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陝西，甘肅，河北，遼寧，一塊的地方，比殷周時期的中國放大了一倍有餘了。九州的州名除見於春秋以外，還有漢書，見於後漢書；

并州，见于周官和逸周书的四方解；冀州，见于尔雅释地。尔雅说正华陽黑水惟梁州也，冀州就是指现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一带的地域。照方说正宋北曰冀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并州是指现在河北山西之间一带的地方（并州的州名似是暗指主山国的），尔雅说正齐曰冀州也，则冀州就是青州的变化。拿梁州并州的地域来补充春秋九州的范围，便显示了北部一隅固四川一亩，这旧疆域已经差不多有宋明的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三了。

即如有字在此处，这种观念在战国以前人是没有的。楚辞裏所保留的较早神话，对四方的观念还是很渺茫，我们后看屈原招魂和大招两篇书裏所说的四方的情形：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肉人裸袒，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蓂莪，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恶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壅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射字些，东望如蒙，玄黄若雾些，五穀不生，藟藟其黄些，其土燠人，水木无所涇些，何得无所得，广大无所射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皑皑千里些，……

（招魂）

东有大海，溺水洊洊只，暘谷蓂莪，上下施只，雾雨淫淫，……

白皓旦旦，魂兮无东，渴谷索索只，……

魂兮无南，南有炎水千里，燂燂只，山林陟陟，虎豹咆咆只，……

魂兮无西，西方流沙，流沙洋洋只，豳豳只，……

魂兮无北，西方流沙，流沙洋洋只，豳豳只，……

……豸爪踞牙，蟻食桂只，魂手先西，多害傷只，

魂手先北，北有寒山，遠危能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只，魂手先往，西北松只（大北）

他們看四方真都是蟻魅固成的世界。說到東方，是湯水救救，諸居上下，有七百大長的人要把魂弄去了去（王注：『七尺曰伯也』），有十個太陽發連着雲朵，連金石都被融化了。說到南方，是炎火千里，有雕画了頭額，原黑了牙齒的人要把人肉當作粥的，把人的骨頭作成了醬，又有雄蛇長着九個腦袋，把來的我人當點心。說到西方，是流沙千里，有像象一般大的紅色的蚂蚁，有像蠶一般大的黑色的蜂，又有長着豬的腦袋，直的眼睛，披着頭髮，伸着長的牙爪，露着鋒利的牙齒的怪人住在那裏，說到北方，是增（層）冰峨峨，有寒山，又有紅色的臺危（蟻危）在那裏，那地方連天都會凍得發白。像這種地方當然同天上地下一樣，不是人類所能居住的了。

戰國晚年以來交通大開，一般人的地理智識進步了，於是就有一種四極的觀念出來。所謂四極，就是在當時的世界裏東南西北四方各尋一個最遠的地点作為那一方的極。這種四極說有許多種的說法，這是因為各時代各地的人觀念不一樣的緣故。最早的四極說似乎要推孟子所記齊東野語的地点。孟子萬章篇載萬章說：

壺流于于，放驪于崇山，天（風）三于三危，班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今本先典載此文。）

流放凶人當然在最遠的地方，所謂放驪以崇山，班以羽山說起來，就是四極極邊充軍山，可見四極所在是最遠的地方了。但是崇山就是崇，在現在浙江的北部；崇山，驪說在湖南——三危，班列在雍州，班也下出現在陝西甘肅兩省的地面，羽山，班列在徐州，驪說在現在海州——班，四極的地点都在中國實在并不

甚远。(礼记王制说) 正西不济流沙，南不济衡山，东不济东海，北不济恒山也。是与禹子差不多的四极观念)

吕氏春秋亦欲篇记着第二种四极：

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不

大夏在现在山西北部一带，北户据旧说在现在安南北部(?)，扶不就是扶桑，在辽东一带，这四极除大夏三危外，比禹子四极远了。因为当时的地域观念又扩张了。(楚辞大招说：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望灵阳，东望滂沱(?)只也；淮南子主术训说：南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也；大戴礼记五帝德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也；这同吕氏春秋一样的四极观念)

在禹贡里，我们看见第三种四极：

东至于海，西极于流沙，南至于交趾。

「南至于交趾」者，郑尔至于流沙，南尔至于海也(禹贡下导黑水，……入于南海也，可证)。流沙是横北方的大沙漠。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琅邪碑说：「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沧海，北过单于，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也。又载始皇侯将屠豢恬北击胡，屠取河内地，发诸尝通亡人等破败降服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远徙以策，属之阴山；这才真能北至流沙，南至南海。所以禹贡所载的四极实在是秦皇室的四极啊！

在禹典里，我们看见了第四种四极：

分命羲仲，宅汜历，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这个幽都就是朔方(与禹贡幽都不同)；宅南交就是交趾，西就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以有公者所撰中国图，指天下乃八十一分属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国神州，赤国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为州也。中国外有赤国神州者九，乃谓之九州也，皆是南树、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也。

這和六洲總分明是從高的九洲推了兩次推出來的。反過
說來，舊的九洲數比一州仅仅佔着全世界七百分之一
了。這和世界觀念真不能不說是一種又固的舊想。